

我的野生动物朋友

张金刚

娘说昨晚黄鼬“拉”了一只鸡,无奈将鸡窝的孔隙悉数检查,堵了个万无一失。心虽不舍,可母亲却未恼:“黄鼬拉鸡不是常事嘛,堵好就是,大不了再养小鸡。”

有趣的是,剩余那些鸡却趁放风撒野之时,“扑棱棱”飞到了老梨树上,夜夜栖枝不归窝,变成了“野生鸡”。被黄鼬逼的?也许吧。不过,这倒让我想起了山间不时从草丛中腾空而起,吓我一跳的野鸡,灰突突的,能飞老远。

早前,村里叔伯们有土枪,常挎枪进山打野鸡卖钱,有时也会炖几只,或煮些野鸡蛋,喊来邻里一起大快朵颐。吃完,我还不忘记几根最漂亮的长尾羽拿走,插在镜框、年画上作装饰;有时玩儿唱戏,插在衣领里扮武生,蛮有几分英武呢。

后来禁枪禁猎,而我离乡已久,再未接触过野鸡。听娘说下地干活儿时,常听见山里有野鸡“咯咯咯”在叫,“扑棱棱”在飞,但却没力气再上山寻它们。一日骑车回家,走到山

岭处,竟邂逅一只野鸡“咕咕”有声地在柏油路上踱步,也不怕人。我停下观赏,好漂亮的羽毛、好悠闲的身姿呀,想上前抱走它,又怕它啄我,关键是也逮不住这“机灵鬼”呢。

要说擅飞,野鸡逊色太多。高天上列队迁徙路过的候鸟,才是高手。虽辨不清它们是哪种禽鸟,可一年一度南北往返,留下悠远的欢鸣,更似大地的时钟带来春秋更迭的讯息。

摄影家曾拍到,家乡一株千年古松上,有十数只苍鹭繁衍生息,时而优雅小憩,时而高傲盘旋;河流、溪谷、湿地中,还长期或季节性栖息有成双成对、成群结队的鸳鸯、野鸭、天鹅、白鹭、黑鹇……它们的美丽、灵性、与生气,着实令人陶醉。我曾问过摄影师鸟雀们的具体方位,他说保密。也对,不惊扰最好。

有些鸟儿就朴素多了,其貌不扬,与人混居在一起,相伴相随。麻雀算是最恋乡的,从城市到乡村、从庭院到山林、从屋檐到农田,随时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,一年四季不离不弃地守着这方土地。虽有时也偷吃些粮食,可稻草人一立,它们倒也识趣地飞离了。啄木鸟“医生”经常光顾我家那棵老香椿树,“嗒嗒”地啄食了啥,咱也不知道。还有喜鹊、燕子、布谷鸟以及诸多不知名的鸟儿,用它们婉转的鸣唱、可爱的倩影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几许生趣。乡亲们大都是爱鸟之人,不打鸟,不捕鸟,不掏鸟蛋,不破坏它们安在草丛、树杈里的巢,还会特意留些粮食、果子款待这些鸟儿,因为它们也是村庄的一员。

地上跑的,松鼠最招人喜欢。它最爱在我们造访山谷的路边候着,瞅我们几眼,再机敏轻捷地跑到山上,爬到树上,如向导一般要把它的家园介绍给我们。它憨态可掬,摇摆着绒绒的大尾巴蹦跳、奔跑以及用两只前爪抱食松果、榛子、橡子的模样,简直要被它萌化了。野兔总爱出其不意地从草丛里蹿出来,又颠儿颠儿地跑得不见踪影。有经验的三叔能耐得很,猫腰循着野兔的脚印,下好用铁丝绑好的“兔子套儿”。第二天,挨个儿检查,就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,雪天更会“大丰收”。我很佩服三叔,却又总感觉他在荼毒生灵。好在日子好了后,谁也不再指着那几只野兔过活,设套儿逮兔子的手艺也几近失传了。

青蛙的歌声就有些聒噪了,且是一池不知藏在哪儿的青蛙齐声高歌。单调、高频的“呱呱”声此起彼伏,绵延不绝,一直从傍晚唱

到夜深,才肯歇歌歇儿。有时还要与林梢的蝉来个嗓门儿大比拼,看谁更亮,更响,更持久。虽看不见它们的身影,但能想象出它们憋足了气,有多卖力。听众们也是由欣喜到厌倦,再到充耳不闻,该忙啥忙啥,最后竟做了催眠曲。

蚯蚓,是土里钻的隐者,悄无声息,低调得很。据说没有眼睛,却可在黑暗的地下避开砂石,自由穿行,捎带着给农田松松土,肥肥田,因此打心眼儿里是感谢它们的。可架不住钓鱼之乐需要它们奉献一下,便带着铲子挖来蚯蚓,弄断,做了钓饵,诱鱼儿上钩。想来,着实有些残忍,可在当年这或许也是蚯蚓的宿命。

还有许多野生动物朋友,好久不见,或者永远不得相见,但我知道它们一直都在……山野是野生动物的乐园,天上、水里、地下,随处都有它们栖息活动的身影,构成了多元、神奇的自然秘境。

随着退耕还林,禁牧禁猎,野生动物们经过休养生息,逐渐繁盛起来,与我们一起共生共荣、和谐相处于这越来越靓丽的绿水青山之间。

曾龙

苏州的清词

于一座城市而言,建筑是对其肌体与灵魂最好的延展。而在苏州,园林就是嵌入这座城市血脉的音符。

首次游苏州还是在读大学,当时独自前往,枕着一夜火车的轰鸣。那时还不懂旅游攻略,随众买票入园,至今印象已模糊。重游苏州前,早早做了攻略。所以,刚抵故地,瞬间就在心中打开了文化与色香的经纬:以全知的视觉去体感一座城市的风味。

由于游过园林,所以再行苏州,我便把重心放在这座城市底蕴与烟火气的探寻上。

论苏州的血脉,观前街和平江路无疑最具代表性。这一新一旧的街道,一个现代摩登,另一个古韵横生,相互勾兑,共同联通了苏州多样而富有生机的文化经纬。两条街我都爱,不过更倾向观前街的饕餮美食,相较于初见时的繁华摩登,观前街更多的是藏在舌尖下的烟火。

观前街多美食,其中以面为一绝,这面又以秃油面最入我心。“秃”在苏州话中为只有,而油则是那金黄的蟹膏,将珍贵的蟹膏取出,然后辅佐料烹制,可将蟹吃出至境。不过,油浓度高,且多腥气,初食鲜,后却越发油腻,食蟹黄面多为拌。而其他如大肉面,重的则是汤汁。苏州人讲究汤头的鲜美,再配上大肉的酥软,颇有滋味。不过,苏州面多贵,如一碗秃油面要百元。除了面,苏州最令人惊奇的莫过于将别处的早点当夜宵售卖:但见夜色中,一众人围拢于一店铺,聚坐一起,边喝豆浆边嚼油条,其乐融融,将不起眼的早点吃出了腾腾的火锅气。苏州的豆浆分成甜两种,甜豆浆平常,咸豆浆则加了许多不知名的辅料,食之颇为浓稠。

“水乡”苏州,有水的地方便有了古韵与生气。山塘街无更多装潢后的惊艳,只是随一条清流,在夜色中等着船桨轻摇。山塘街不长,既无观前街现代,也无平江路庞博,只是在夜色中静静行步,听着从酒馆里缓缓淌出的民谣,思绪就可立于碧波入梦。

除了园林,古镇亦是苏州的主角。作为苏州的头牌古镇,周庄近年来声名鹊起。几年前初访苏州时,也曾一并游历,不过也如初访园林般心中留韵不多,倒是那里售卖的万三蹄滋味还一直回味无穷。此访苏州,又将心定在了同里。同里有地铁可抵,前往便捷,入一方石门后可见古镇。初见同里无更多惊艳,只是岁月的清流在其中缓缓渲染,青石板街道,古朴素雅的宅院,残月般的孤桥,瞬间勾勒出我对水乡的全部想象。只是景致过于平乏,相较于江浙一众水乡,无过多特色可点。

装着满心乏味向前,而后所见却让滋味越发昂然,陈见随之也四散。相较于周庄闻名后蜂拥而至的哗然,同里却享有更多岁月的恬淡与余韵,许多小镇居民或闲聊,或行步,全然世俗生活。入一宅院,堂堂辽阔,层层递进,每一层都别有洞天,直至抵一石门后豁然,一众假山蔓延于一小湖之上,湖中多锦鲤,见人来,便聚集向人,仰着殷红的小嘴,渴盼投喂。

水,亦是串联起同里之魂。同里的水不同于山塘,渲染的是民谣气息,也不似周庄,在船桨的击打声里变得柔软易泣。同里的水多碧色,古镇似印染有翡翠的华贵。时而在船桨中听见岁月的喘息,时而也会伪装起来,激越成水里的一尾游鱼。苏州,是面,是水,是岁月烂漫的清词。

不知不觉又一年

陈保峰

不知不觉又是一年,虽已年近百百,或能不再喜怒于形色,但还是会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,对逝去的岁月,还是有些许的无奈感触。想说点什么,想留下点什么,又可能留下什么呢?

指缝太宽,时间太瘦,悄悄从指间溜走。回首往事,日子完全是斑斓的光影,记忆的屏障中,曾经心动的声音都已渐渐远去。把过去的岁月融进银河,安谧地和明月为伴,照亮长天,没人草莽,然后微笑着同清风合力,染绿无垠的天地,染绿明天。走过红尘喧嚣,时光深处依然是岁月如水流逝,而我,依旧在每一个夜晚带着漫想入睡,在每一个清晨挽着阳光步入新的一年。

一年了,逝去的岁月如溅起的细小水花,静静地涤荡着陈旧泛黄的思绪,如无声的影像,悄然模糊,那些卑微纯白的时光愈走愈远,仅在记忆的深处隐隐留下一丝踪迹。那些我们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,就在我们年年不忘的过程中,被我们忘记了。岁月卷走了青春,卷走了年华,剩下的只是一个被岁月刻下深深印痕的躯壳,和一颗历经沧桑的心。

时间匆匆流逝,走得那么无影无踪,就像叶尖的露珠,滑落的瞬间,那么轻捷,那么干脆。日月如梭,转眼间,一年的时光已如同手中紧抓的沙,无声无息流失。花儿凋零,还可以等到来年春天重绽芳颜,而逝去的岁月,却永远无法回头再来。云一样的思绪,飘过来又飘过去,最终落在手掌上,绚丽如霓霞,哀怨如晨雾,看得见,摸不着。往事如烟,抖落一地的风尘,岁月终是落花流水两无情,在无尽的感叹中,人老花谢,光华渐逝。

回首这一年,不纠结柳絮般的情思,不豪言问心无愧,尽管太多的苦涩融进了昨日的犁铧,尽管太多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扉,尽管太多的无奈写在我的脸上,尽管太多的精力挥洒在昨日的流程上。

匆匆又一年,把岁月写进年轮,把未来交给时间,这一年无论是好是坏,都是磨砺。脚步已经跨入新的一年,就算风雨坎坷也不能退却,明天的希望已经播下,坚持与否都听得谢幕。新的一年,加油自己!加油明天!



《静物 and 花》 亨利·方丹·拉图尔法 玛咖供图

出舱去

王童

出舱去
游弋进星辰大海
拉着宇宙的平行线
你站在雷电之上
你悬在太阳之巅

出舱去
你是谜人民的后代
取来冲霄的火焰
站在哪吒的风火轮下
绕行寰宇

出舱去
在穹幕之上,
垂帘于玉帝的回廊
蛰伏在天龙座旁
迎来人类的早晨

出舱去
星辰在胸前掠过
巨蟹在身旁爬行
猎户奏鸣着笛音
我已是一颗璀璨之星

山水清音

蔡志龙

认识峡江,源自郦道元的《三峡》。文中描绘的三峡雄奇壮丽,令少年时代的我心驰神往。待身临其境,才见识其姿容,算是爱上了峡江。

放眼峡江,云水之间,苍茫浩渺。它们无所羁绊,如群羊,如迅马,我也做一回牧云人。不由得思绪乘云御风,飞越千山万壑,飞越大江小溪,飞过彤红,飞过苍翠。目之所及,天地苍茫,竟分不清四季已悄然轮回。

峡江的山,是苍翠之山,蜿蜒之山,入云之山,连绵逶迤。千百年来,巍然屹立,与白云为伴,与山风为友。草木繁盛,小鸟鸣啾。这山,承载万物,不厌其烦。这山,脊背坚韧,厚重而凝练,清新而不俗,峡江的山自有风骨如此。这山,安然而肃穆,如睿智的老者,历尽沧桑,饱阅世事,悲喜不惊,看开了,也就淡了。

峡江的水是澄净之水,是清透之水。看看龙进溪,你就能知晓峡江水秉性。靛蓝色的水,溪畔幽篁婀娜,芦花正白。溪上妹子,一身土家打扮,歌声回荡。阿哥吹箫弄笛,含情脉脉。白帆静泊,竹影徘徊,烟气氤氲,飘飘渺渺,有如徜徉童话仙境,如梦似幻,恍若隔世。那水中倒映的不仅是山光草木,还有自己的一颦一笑。与水为友,更能清晰地看清自己,然后,心灵慢慢干净澄澈起来。

这时若乘坐游轮,只见江水奔腾,江流如练,那水又变成了翡翠绿色。青山对出,情境开阔,不由把万般的情愫化作东流之水,身体和灵魂都放轻松,宁静从心底上放出来。

我想在山间搭一木屋,养只小狗,独享一山秋色。夜静山空时,山与山之间,山与人之间,人与月之间,敞开心扉,喁喁对话。又想在水中做一小舟,任舟漂流,啜口香茶,手捧青卷,看遍峡江秋色。想必这峡江的山水滋养人,能充电,疗心伤。

左思说:“非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。”这清音,远离尘嚣锁。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,超越尘世之外。嘘,不要打扰我,我要坐看一丘一壑,闲听松韵石声。这清音,让你只愿披一身月光回家,换一刻身心静雅。云水禅心,所念安然。



《山水御题》

方琮 [清]

方琮,字黄山,字友璜,号石颠,生卒年月不详,浙江人。其姓名见于画史记载,是清代宫廷画家。善画山水。从此幅方琮所绘《山水御题》(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)画作中可见其笔墨刚柔兼具,又不失秀润清雅,整幅作品峰峦叠嶂之中,房舍错落有致,凸显其结构严谨,布局精巧。

据画史和档案资料所载,方琮是张宗苍的学生,但所作山水画被认为宗黄公望。虽然《石渠宝笈》收录的作品有四十多幅,但方琮官中所作的大量山水画,多是出于装饰宫廷及各行官的目的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守静观海

欧阳

元旦本来是准备网家里无聊的,朋友嚷嚷着去京郊的一个小镇,说是“很有特色”。走动一下总是好的,去就去吧。

抵达小镇,没想到小镇里人潮涌动,只是俺心里预期的“特色”,没寻到踪影:东西南北的街道基本上都是各种风味的饮食店家,偶有卖儿童物品或时尚服饰的专卖店,路口还有推广自家营生的,比如介绍种植牙的角色。不过,意外还是有的。在街道上行走,居然有音乐飘进耳朵,其中一家传播的,是ABBA的新年歌曲——是我熟悉并喜欢的“老派组合”。

哦,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的、满街新歌、热曲无处不在的日子。往前推几十年,街面上总有磁带、唱片经营店,而且还不少,相互间要么对唱似的播放热销歌曲,要么任性地将自己的特色音乐高声释放到门店之外的街道上,并放任曲调沿着街道远远地传播出去。

那个年代,除了音乐产品专卖店,饭馆、茶肆、百货店,甚至是服装摊,都会肆无忌惮地用乐曲滋扰进入“势力范围”的人——行人、顾客皆无法逃避。

后来,数字产品兴盛起来,唱片业者式微并逐步沉没,但音乐还在,继续在咖啡馆、茶馆和室内室外的商业场所弥漫。

现在想起这些“范式”,自己竟然还有一些怀念。当然,这种怀念,和经营业态无关,内里主要的原因,还是在音乐层面。那个年月,你不用去追逐所谓的音乐榜单,好的曲调一定会飘到你的脑海里。不仅如此,由于风格的多样化和古典的混杂,在广阔的音乐田园里,个体,或者小众群体,基本上不会被商家误导。

更进一步,以我自己为例。不怎么用收音机听响,更没有配置“砖头”录音机的鄙人,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俘虏。“无病呻吟”结束之后,最早倾心的是校园歌曲,接触到披头士后转了方向,然后是迈克尔·杰克逊(MJ),再后是古典,一步一步地走过来,最后沦落到爵士和古典的混杂中。记得那会儿听到奥的乐曲,时常会打探一下:这是什么“鬼”?接着少不了去搜寻,去欣赏,去独自叩门。

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真的被

“YYDS(永远的爷)”锁闭在集装箱一样的井里了,但就当下的热歌而言,我是真心不太认同。曾经就这个事和一些自封的音乐达人有过交流,记得某次我仅仅是让年轻人听了听崔健,后生就感慨不已:“还有这么好的歌啊!”至于流行之王MJ,以及木匠兄妹那些“史上”的大神,他们会有怎样的反馈呢?

更不解的是,自打“版权”事项市场标注以来,音乐,无论是古典,还是流行,渐渐地就淡出了“江湖”,人们走过、路过街面,抑或室内场所转悠若干圈,都不会有音乐扑面而来的机会了。有时候,我觉得“版权”的事,有点得不偿失。一来是削弱了乐曲的传播力:很多人,尤其是无暇翻找选择新歌旧曲的人,曾经都是通过市面上的音乐之声,喜欢上音乐,进而购买音乐产品的。

再一,就当下的环境而论,理论上本可以基于网络和移动通信,让音乐无处不在,然而,那些新晋的音乐爱好者,却反而被耳机封闭在了很窄的巷道中。也许我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,但每每看到后生们对多样的风格,对曾经的传统,甚至是殿堂上的经典所知甚少,难免唏嘘……

音乐飘漫的日子